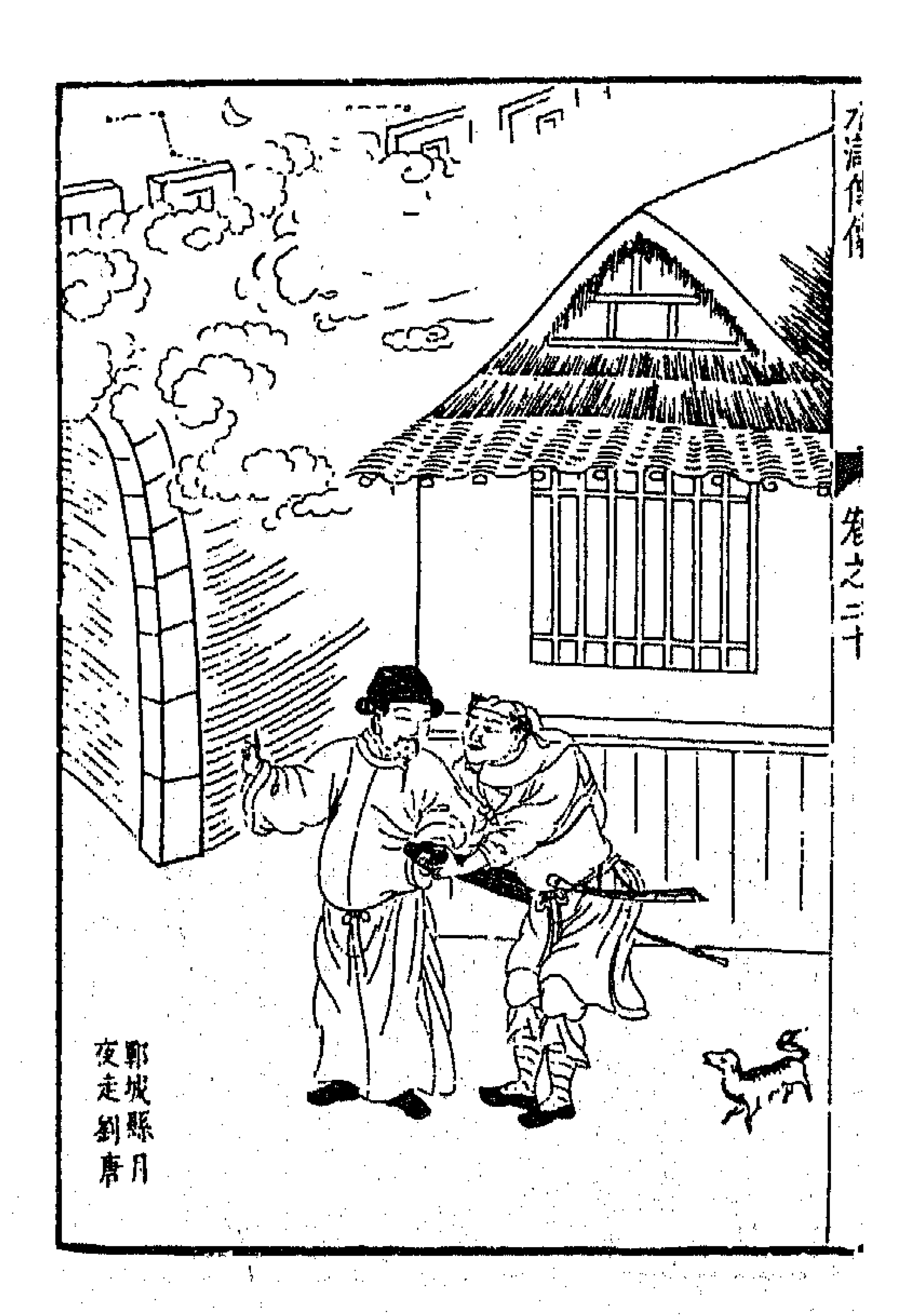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梁山泊義
士尊晁盖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

第二十回

梁山泊義士尊晁盖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詩曰

豪傑蹺蹊聚義間　罡星煞曜降塵寰　王倫奸詐遭誅戮　晁盖仁明主將班　魂逐斷雲寒冉冉　恨隨流水夜潺潺　林冲火併真高誼　凛凛清風不可攀

話說林冲殺了王倫手拿尖刀指着衆人說道據林冲雖係禁軍遭配到此今日爲衆豪傑至此相聚爭奈王倫心胸狹隘嫉賢妬能推故不納因此火併了這厮非林冲要圖此位據着我胸襟胆氣焉敢拒敵官軍剪除君側元兇

首惡今有晁兄仗義疎財智勇足備方今天下人聞其名無有不伏我今日以義氣爲重立他爲山寨之主好麼衆人道頭領言之極當晁蓋道不可自古強兵不壓主晁蓋強殺只是個遠來新到的人安敢便來占上林冲把手向前將晁蓋推在交椅上叫道今日事已到頭請勿推却若有不從者將此王倫爲例再三再四扶晁蓋坐了林冲喝道衆人就于亭前參拜了一面使小嘍囉去大寨裡擺下筵席一面叫人擡過了王倫屍首一面又着人去山前山後喚衆多小頭目都來大寨裡聚義林冲等一行人請晁蓋上了轎馬都投大寨裡來到得聚義廳前下了馬都上廳來衆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中間焚

起一爐香來林冲向前道小可林冲只是個麁鹵匹夫不過只會些鎗棒而已無學無才無智無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豪傑相聚大義既明非比往日苟且學究先生在此便請做軍師執掌兵權調用將校須坐第二位吳用答道吳某村中學究胸次又無經綸濟世之才雖只讀些孫吳兵法未曾有半粒微功怎敢占上林冲道事已到頭不必謙讓吳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孫先生請坐第三位晁蓋道却使不得若是這等推讓之時晁蓋必須退位林冲道晁兄差矣公孫先生名聞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測之機呼風喚雨之法誰能及也公孫勝道雖有些小之法亦無濟世之才如何便敢占上還是頭領請坐林冲

道今番克敵制勝誰人及得先生良法正是鼎分三足缺一不可先生不必推却公孫勝只得坐了第三位林冲再要讓時晁蓋吳用公孫勝都不肯三人俱道適蒙頭領所說鼎分三足以此不敢違命我三人占上頭領再要讓人時晁蓋等只得告退三人扶住林冲只得坐了第四位晁蓋道今番須請宋杜二頭領來坐那杜遷宋萬見殺了王倫尋思道自身本事低微如何近的他們不若做個人情苦苦地請劉唐坐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七坐了第八位杜遷坐了第九位宋萬坐了第十位朱貴坐了第十一位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漢坐定山前山後共有七八百人都來廳前參拜了分

立在兩下晁蓋道你等衆人在此今日林教頭扶我做山寨之主吳學究做軍師公孫勝同掌兵權林教頭等共管山寨汝等衆人各依舊職管領山前山後事務守備寨柵灘頭休教有失各人務要竭力同心共聚大義再教收拾兩邊房屋安頓了阮家老小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綱金珠寶貝并自家莊上過活的金銀財帛就當廳賞賜衆小頭目并衆多小嘍囉當下椎牛宰馬祭祀天地神明慶賀重新聚義衆頭領飲酒至半夜方散次日又辦筵宴慶會一連吃了數日筵席晁蓋與吳用等衆頭領計議整點倉廒修理寨柵打造軍器鎗刀弓箭衣甲頭盔準備迎敵官軍安排大小船隻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厮殺好做隄備

自恭與李不家致不同

不在話下自此梁山泊十一位頭領聚義真乃是交情渾似股肱義氣如同骨肉有詩爲証

古人交誼斷黃金　心若同時誼亦深　水滸請看忠義士　死生能守歲寒心

因此林冲見晁盖作事寬洪疎財仗義安頓各家老小在山蓦然思念妻子在京師存亡未保遂將心腹備細訴與晁盖道小人自從上山之後欲要搬取妻子上山來因見王倫不定難以過活一向蹉跎過了流落東京不知死活晁盖道賢弟既有寶眷在京如何不去取來完聚你快寫書便教人下山去星夜搬取上山來以絶心念多少是好林冲當寫下了一封書叫兩個自身邊心腹小嘍囉下山

去了不過兩個月回來小嘍囉還寨說道直至東京城內殿帥府前尋到張教頭家聞說娘子被高太尉威逼親事自縊身死已故半載張教頭亦為憂疑半月之前染患身故止剩得女使錦兒已招贅丈夫在家過活訪問鄰里亦是如此說打聽得真實回來報與頭領林沖見說了潸然淚下自此杜絕了心中掛念晁蓋等見說了悵然嗟嘆山寨中自此無話每日只是操練人兵準備抵敵官軍忽一日眾頭領正在聚義廳上商議事務只見小嘍囉報上山來說道濟州府差撥軍官帶領約有一千人馬乘駕大小船四五百隻見在石碣村湖蕩裡屯住特來報知晁蓋大驚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道官軍將至如何迎敵吳用笑道

不須兄長掛心吳某自有措置自古道水來土掩兵到將
迎此乃兵家常事隨即喚阮氏三雄附耳低言道如此如
此又喚林冲劉唐受計道你兩箇便這般這般再叫杜遷
宋萬也分付了正是西迎項羽三千陣今日先施第一功
且說濟州府尹點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一員帶
領一千餘人拘刷本處船隻就石碣村湖蕩調撥分開船
隻作兩路來取泊子且說團練使黃安帶領人馬上船搖
旗納喊殺奔金沙灘來看看漸近灘頭只聽得水面上嗚
嗚咽咽吹將起來黃安道這不是畫角之聲且把船來分
作兩路去那蘆花蕩中灣住看時只見水面上遠遠地三
隻船來看那船時每隻船上只有五個人四個人搖着雙

檣舡頭上立着一個人頭帶絳紅巾都一樣身穿紅羅繡
襖手裡各拿着留客住三隻舡上人都一般打扮於內有
人認得的便對黃安說道這三隻舡上三個人一個是阮
小二一個是阮小五一個是阮小七黃安道你衆人與我
一齊併力向前拿這三個人兩邊有四五十隻船一齊發
着喊殺奔前去那三隻舡忽哨了一聲一齊便回黃團練
把手內鎗撚搭動向前來叫道只顧殺這賊我自有重賞
那三隻舡前面走背後官軍舡上把箭射將去那三阮去
舡艙裡各拿起一片青狐皮來遮那箭矢後面船隻只顧
趕趕不過三二里水港黃安背後一隻小舡飛也似棹來
報道比不要趕我們那一條殺入去的舡隻都被他殺下

水裡去後把舡都奪去了黃安問道怎的着了那廝的手小舡上人答道我們正行舡時只見遠遠地兩隻舡來每舡上各有五個人我們併力殺去趕他趕不過三四里水面四下里小港鑽出七八隻小舡來舡上弩箭似飛蝗一般射將來我們急把舡回非來到窄狹港口只見岸上約有二三十人兩頭牽一條大篾索橫截在水面上卻待向前看索時又被他岸上灰瓶石子如雨點一般打將來衆官軍只得棄了舡隻下水逃命我衆人逃得出來到旱路邊看時那岸上人馬皆不見了馬也被他牽去了看馬的軍人都殺死在水裡我們蘆花蕩邊尋得這隻小船兒逕來報與團練黃安聽得說了叫苦不迭便把白旗招動教

衆舡不要去趕且一發回來那衆舡總摸得轉頭未曾行動只見背後那三隻舡又引着十數隻舡都只是這三五個人把紅旗摇着口裡吹着胡哨飛也似趕來黃安却待把舡擺開迎敵時只聽得蘆葦叢中砲響黃安看時四下裡都是紅旗擺滿慌了手脚後面趕來的船上叫道黃安留下了首級（妙）回去黃安把舡儘力摇過蘆葦岸邊却被兩邊小港裡鑽出四五十隻小舡來船上弩箭如雨點射將來黃安就箭林裡奪路時只剩得三四隻小船了黃安便跳過快船內回頭看時只見後面的人一個個都撲桶的跳下水裡去了有和舡被拖去的大半都被殺死黃安駕着小快船正走之間只見蘆花蕩邊一隻船上立着劉唐

一撓鈎搭住黃安的舡托地跳將過來只一把攔腰提住喝道不要掙扎別的軍人能識水者水裡被箭射死不敢下水的就船裡都活捉了黃安被劉唐扯到岸邊上了岸遠遠的晁蓋公孫勝山邊騎着馬挺着刀引五六十人三二十疋馬來接應一行人生擒活捉得一二百人奪的舡隻盡數都收在山南水寨裡安頓了大小頭領一齊都到山寨晁蓋下了馬來到聚義廳上坐定衆頭領各去了戎裝軍器團團坐下捉那黃安綁在將軍柱上取過金銀段匹賞了小嘍囉點檢共奪得六百餘疋好馬這是林冲的功勞東港是杜遷宋萬的功勞西港是阮氏三雄的功勞捉得黃安是劉唐的功勞衆頭領大喜殺牛宰馬山寨

裡筵會自醖的好酒水泊裡出的新鮮蓮藕山南樹上自有時新的桃杏梅李枇杷山棗柿栗之類魚肉鵝鷄品物不必細說衆頭領只顧慶賞新到山寨得獲全勝非同小可有詩爲証

水滸英雄不可當　黄安捕捉太譸張　戰船人馬俱虧折　更把何顔見故鄉

正飲酒之間只見小嘍囉報道山下朱頭領使人到寨晁蓋便喚來問道有甚麼事小嘍囉說道朱頭領探聽得有一起客商約有十數人結聯一處今夜晚間必從旱路經過特來報知晁蓋道正沒金帛使用誰可領人去走一遭三阮道我弟兄們去晁蓋道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早來

我使劉唐隨後來策應你們三阮便下廳去換了衣裳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挽叉留客住點起一百餘人上廳來別了衆頭領便下山去就金沙灘把船載過朱貴酒店裡去了晁蓋恐三阮擔負不下又使劉唐點起一百餘人教領了下山去接應又分付道只可善取金帛財物切不可傷害客商性命劉唐去了晁蓋到三更不見回報又使杜遷宋萬引五十餘人下山接應晁蓋與吳用公孫勝林冲飲酒至天明只見小嘍囉報喜道三阮頭領得了二十餘輛車子金銀財物并四五十疋驢騾頭口晁蓋又問道不曾殺人麽小嘍囉答道那許多客人見我們來得勢頭猛了都撇下車子頭口行李逃命去了並不曾傷害他一個晁

好生意○○○

盖見說大喜我等初到山寨不可傷害於人取一錠白銀賞了小嘍囉四個將了酒果下山來直接到金沙灘上見衆頭領盡把車輛扛上岸來再叫撑船去載頭口馬疋衆頭領大喜把盞已畢教人去請朱貴上山來筵宴晁蓋等衆頭領都上到山寨聚義廳上簸箕掌栲栳圈坐定叫小嘍囉扛擡過許多財物在廳上一包包打開將綵帛衣服堆在一邊行貨等物堆在一邊金銀寶貝堆在正面衆頭領看了打劫得許多財物心中歡喜便叫掌庫的小頭目每樣取一半收貯在庫聽候支用這一半分做兩分廳上十一位頭領均分一分山上山下衆人均分一分把這新拿到的軍健臉上刺了字號選壯浪的分撥去各寨喂馬

砍柴軟弱的各處看車切草黃安鎖在後寨監房內晁蓋道我等今日初到山寨當初只指望逃災避難投托王倫帳下為一小頭目多感林教頭賢弟推讓我為尊不想連得了兩場喜事第一贏得官軍收得許多人馬船隻捉了黃安二乃又得了若干財物金銀此不是皆托眾弟兄的才能眾頭領道皆托得大哥哥的福廕以此得采晁蓋再與吳用道俺們七人弟兄的性命皆出于宋押司朱都頭兩個古人道知恩不報非為人也今日富貴安樂從何而來早晚將些金銀可使人親到鄆城縣走一遭此是第一件要緊的事務再有白勝陷在濟州大牢裡我們必須要去救他出來吳用道兄長不必憂心小生自有刖劃宋押

司虔酬謝之恩早晚必用一個兄弟自去白勝的事可教
蓦生人去那里使錢買上嘱下鬆寬他便好脫身我等且
商量屯糧造船製辦軍器安排寨柵城垣添造房屋整頓
衣袍鎧甲打造刀鎗弓箭防備迎敵官軍晁蓋道既然如
此全仗軍師妙策指教吳用當下調撥衆頭領分派去辦
不在話下且不說梁山泊自從晁蓋上山好生興旺却說
濟州府太守見黄安手下逃回的軍人備說梁山泊殺死
官軍生擒黄安一事又說梁山泊好漢十分英雄了得無
人近傍得他難以收捕抑且水路難認港汊多雜以此不
能取勝府尹聽了只叫得苦向太師府幹辦說道何濤先
折了許多人馬獨自一個逃得性命回來已被割了兩個

耳朵自回家將息至今不能痊去的五百人無一個回來
因此又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帶領軍兵前去追
捉亦皆失陷黃安已被活捉上山殺死官軍不知其數又
不能取勝怎生是好太守肚裏正懷着鬼胎沒個道理處
只見承局來報說東門接官亭上有新官到來飛報到此
太守慌忙上馬來到東門外接官亭上望見塵土起處新
官已到亭子前下馬府尹接上亭子相見已了那新官取
出中書省更替文書來度與府尹太守看罷隨即和新官
到州衙裏交割牌印一應府庫錢粮等項當下安排筵席
管待新官舊太守備說梁山泊賊盜浩大殺死官軍一節說
罷新官面如土色心中思忖道蔡太師將這件勾當擡舉

我却是此等地面這裁府分又沒强兵猛將如何收捕得這夥强人倘或這厮們來城裡借粮時却怎生奈何聾官太守次日收拾了衣裝行李自回東京聽罪不在話下且說新官宗府尹到任之後請將一員新調來鎮守濟州的軍官來當下商議招軍買馬集草屯粮招募悍勇民夫智謀賢士准備收捕梁山泊好漢一面申呈中書省轉行牌仰附近州郡併力勦捕一面自行下文書所屬州縣知會收勦及仰屬縣着令守禦本境這個都不在話下且說本州孔目差人賫一紙公文行下所屬鄆城縣教守禦本境防備梁山泊賊人鄆城縣知縣看了公文教宋江迭成文案行下各鄉村一體守備正是

一紙文書火急催　官司嚴督勢如雷　只因造下迷
天罪　何日金雞放赦回

且説宋江見了公文心內尋思道晁蓋等衆人不想做下這般大事犯了大罪劫了生辰綱殺了做公的傷了何觀察又損害了許多官軍人馬又把黃安活捉上山如此之罪是滅九族的勾當雖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却饒不得倘有疏失如之奈何自己一個心中納悶分付貼書後司張文遠將此文書立成文案行下各鄉各保自理會文卷宋江却信步走出縣來去對過茶房裡坐定吃茶只見一個大漢頭戴白范陽毡笠兒身穿一領黑綠羅襖下面腿絣護膝八搭麻鞋腰裡跨着一口腰刀背着一

個大包走得汗雨通流氣急喘促把臉別轉着看那縣裡宋江見了這個大漢走得蹺蹊慌忙起身赶出茶坊來跟着那漢走約走了二三十步那漢回過頭來看了宋江却不認得宋江見了這人略有些面熟莫不是那里曾厮會來心中一時思量不起那漢見宋江看了一回也有些認得立住了脚定睛看那宋江又不敢問宋江尋思道這個人好作怪却怎地只顧看我宋江亦不敢問他只見那漢去路邉一個篦頭鋪裡問道大哥前面那個押司是誰篦頭待詔應道這位正是宋押司那漢提着朴刀走到面前唱個大喏說道押司認得小的麽宋江道足下有些面善那漢道可借一步說話宋江便和那漢入一條僻靜小巷

那漢個酒個酒店裡好說話兩個上到酒樓揀個僻靜閣兒裡坐下那漢倚了朴刀解下包裹撇在桌子底下那漢撲翻身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不敢拜問足下高姓那人道大恩人如何忘了小弟宋江道兄長是誰真個有些面熟小人失忘了那漢道小弟便是晁保正莊上曾拜識尊顏蒙恩救了性命的赤髮鬼劉唐便是宋江聽了大驚說道賢弟你好大膽早是沒做公的看見險些兒惹出事來劉唐道感承大恩不懼怕死特地來酬謝大恩宋江道晁保正弟兄們近日如何兄弟誰教你來劉唐道晁頭領哥哥再三拜道這恩人得蒙救了性命如何不報見今做了梁山泊主都頭領吳學究做了軍師公孫勝同掌兵權林

冲一力維持火併了王倫山寨裡原有杜遷宋萬朱貴和
俺弟兄七個共是十一個頭領見今山寨裡聚集得七八
百人糧食不計其數只想兄長大恩無可報荅特使劉唐
賫書一封并黃金一百兩相謝押司并朱雷二都頭劉唐
便打開包裹取出書來遞與宋江看罷拽起褶子前襟摸
出招文袋打開包兒時劉唐取出金子放在卓上宋江把
那封書就取了一條金子和這書包了插在招文袋內放
下衣襟便道賢弟將此金子依舊包了還放卓上且坐隨
即便喚量酒的打酒來叫大塊切一盤肉來鋪下些菜蔬
果子之類叫量酒的篩酒與劉唐吃看看天色晚了劉唐
吃了酒把卓上金子包打開要取出來宋江慌忙攔住道

賢弟你聽我說宋江道你們七個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金銀使用宋江家中頗有些過活且放在你山寨裡等宋江缺少盤纏時却教兄弟宋清來取今日非是宋江見外于内受了一條朱仝那人也有些家私不用與他我自與他說知人情便了雷橫這人又不知我報與保正況兼這人貪賭倘或將些出去賭時他便惹出事來不當穩便金子切不可與他賢弟我不敢留你相請去家中住倘或有人認得時不是要處今夜月色必然明朗你便可回山寨去莫在此擔閣宋江再三申意眾頭領不能前來慶賀切乞恕罪劉唐道哥哥大恩無可報答特令小弟送些人情來與押司微表孝順之心保正哥哥今做頭領學究軍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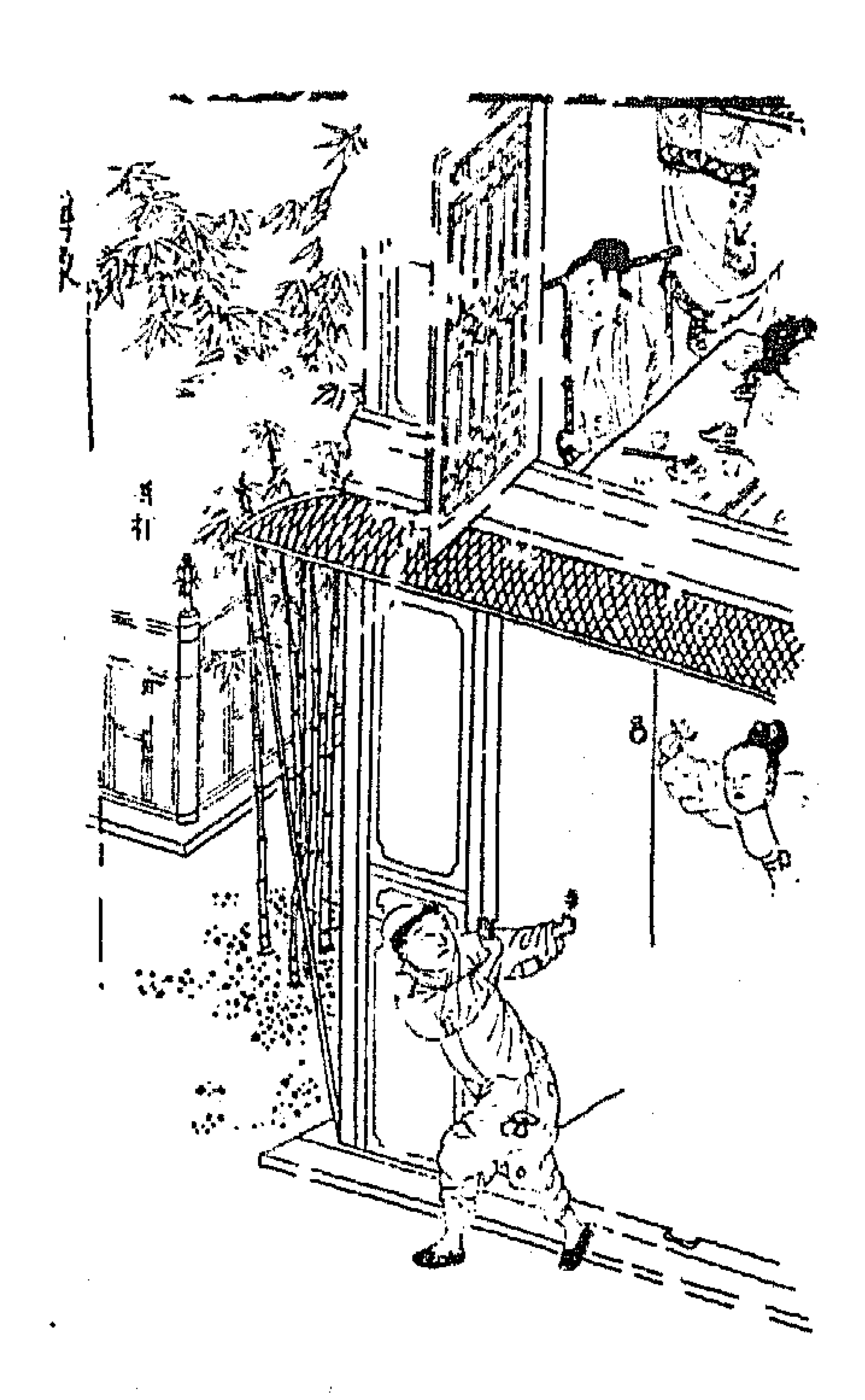
今非比舊日小弟怎敢將回去到山寨中必然受責宋江道既如號令嚴明我便寫一封回書與你將去便了劉唐苦苦相央宋江收受宋江那里肯接隨即取一幅紙來借酒家筆硯備細寫了一封回書與劉唐收在包內劉唐是個直性的人見宋江如此推却想是不肯受了便將金子依前包了看看天色晚來劉唐道既然兄長有了回書小弟連夜便去宋江道賢弟不及相留以心相照劉唐又下了四拜宋江喚量酒人來道有此位官人留下白銀一兩在此你且權收了我明日却自來算劉唐背上包裹拿了朴刀跟着宋江下樓來離了酒樓出到巷口天色昏黃是八月半天氣月輪上來宋江携住劉唐的手分付道賢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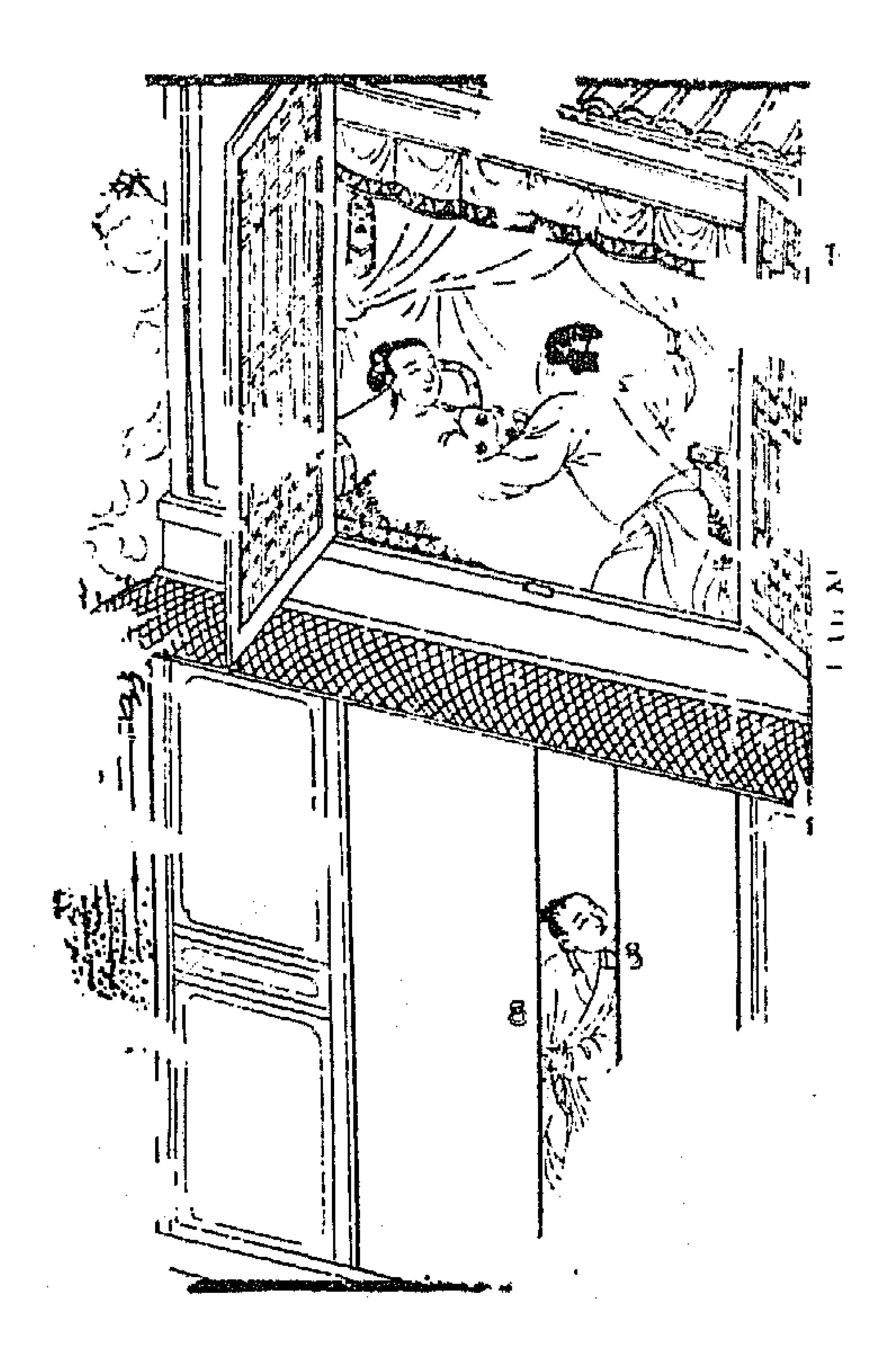
保重非不可來此間做公的多不是耍處弟更不遠送了此相別劉唐見月色明朗拽開腳步望西路便走連夜回梁山泊來再說宋江與劉唐別了自慢慢行回下處來一頭走一面肚裡尋思道早是沒做公的看見爭些兒惹出一場大事來一頭想那晁蓋落了草直如此大弄倒去轉不過兩個灣只聽得背後有人叫一聲押司那里去來老身甚處不尋遍了不是這個人來尋宋押司有分教宋江小胆翻爲大胆善心變爲惡心正是言談好似鈎和線從頭釣出是非來畢竟來叫宋押司的是甚麼人且聽下回

禿翁曰可惜王倫那廝却自家送了性命昔人云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豈特造反即做強盜也是不成底嘗思天下無用可厭之物第一是秀才了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 終

容與堂藏板





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

古風一首

宋朝運祚將傾覆　四海英雄起寥廓　流光垂象在
山東　天罡上應三十六　瑞氣盤纏繞鄆城　此鄉
生降宋公明　神清貌古真奇異　一舉能令天下喜
幼年涉獵諸經史　長為吏役決刑名　仁義禮智信
皆備　曾受九天玄女經　江湖結納諸豪傑　扶
濟困恩威行　他年自到梁山泊　繡旗影搖
雲天行道呼保義　上應玉府天魁星

話說宋江在酒樓上與劉唐說了話分付了回書送劉唐連夜自回梁山泊去了只說宋江乘着月色滿信步自回下處來一頭走一面肚裡想那晁蓋却空教劉唐來走這一遭早是沒做公的看見爭些兒露出事來走不過三二十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聲押司宋江轉回頭來看時却是做媒的王婆引着一個婆子却與他說道你有緣做好事的押司來也宋江轉身來問道有甚麼話說王婆攔住指着閻婆對宋江說道押司不知這一家兒從東京來不是這里人家嫡親三口兒夫主閻公有個女兒婆惜他那閻公平昔是箇好唱的人自小教得他那女兒婆惜也會唱諸般耍令年方一十八歲頗有些顏色三口

兒因來山東投奔一個官人不着流落在此鄆城縣不想這里的人不喜風流宴樂因此不能過活在這縣後一個僻淨巷內權住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時疫死了這閻婆無錢津送停屍在家沒做道理處央及老身做媒我道這般時節那里有這等恰好又沒借換處正在這里走頭沒路的只見押司打從這里過來以此老身與這閻婆赶來望押司可憐見他則個作成一具棺材宋江道原來恁地你兩個跟我來去巷口酒店裡借筆硯寫個帖子與你去縣東陳三郎家取具棺材宋江又問道你有結果使用麼閻婆答道實不瞞押司說棺材尚無那討使用其實缺少宋江道我再與你銀子十兩做使用錢閻婆道便

父母再長的爹娘做驢做馬報答押司宋
說隨即取出一錠銀子遞與閻婆自回下處去了且說這
婆子將了帖子逕來縣東街陳三郎家取了一具棺材回
家發送了當兀自餘剩下五六兩銀子娘兒兩箇把來盤
纏不在話下忽一朝那閻婆因來謝宋江見他下處沒有
一箇婦人家面回來問間壁王婆道宋押司下處不見一
箇婦人面他曾有娘子也無王婆道只聞宋押司家裡在
宋家村住不曾見說他有娘子在這縣裏做押司只是客
居常常見他散施棺材藥餌極肯濟人貧苦敢怕是未有
娘子閻婆道我這女兒長得好模樣又會唱曲兒省得諸
般耍笑從小兒在東京時只去行院人家串那一箇行院

不愛他有幾個上行自要問我過房幾次我不肯只因我兩口兒無人養老因此不過房與他不想今來到苦了他我前日去謝宋押司見他下處無娘子因此央你與我對宋押司說他若要討人時我情愿把婆惜與他我前日得你作成虧了宋押司救濟無可報答他與他做個親眷來往王婆聽了這話次日來見宋江備細說了這件事宋江初時不肯怎當這婆子撮合山的嘴攛掇宋江依允了就在縣西巷內討了一所樓房置辦些家火什物安頓了閻婆惜娘兒兩個在那里居住沒半月之間打扮得閻婆惜滿頭珠翠遍體金玉正是

花容嬝娜玉質娉婷髻橫一片烏雲眉掃

蓮窄窄湘裙微露不勝情玉笋纖纖翠袖半[illegible]

星眼渾如點漆酥胷真似截肪韻度若風裏海棠花標

格似雪中玉梅樹金屋美人離御苑蕊珠仙子下塵寰

宋江又過幾日連那婆子也有若干頭面衣服端的養的婆惜豐衣足食初時宋江夜夜與婆惜一處歇卧向後漸漸來得慢了却是爲何原來宋江是箇好漢只愛學使鎗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這閻婆惜水也似後生況兼十八九歲正在妙齡之際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一日宋江不合帶後司貼書張文遠來閻婆惜家喫酒這張文遠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厮喚做小張三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平昔只愛去三瓦兩舍飄蓬浮蕩學得一身風

流俊俏更兼品竹彈絲無有不會這婆惜是個酒色娼妓
一見張三心裏便喜倒有意看上他那張三見這婆惜有
意以目送情等宋江起身淨手倒把言語來嘲惹張三常
言道風不來樹不動船不搖水不渾那張三亦是個酒色
之徒這事如何不曉得因見這婆娘眉來眼去十分有情
記在心裡向後宋江不在時這張三便去那里假意兒只
做來尋宋江那婆娘留住喫茶言來語去成了此事誰想
那婆娘自從和那張三兩個搭識上了打得火塊一般熱
亦且這張三又是慣會弄此事的豈不聞古人之言一不
將二不帶只因宋江千不合萬不合帶這張三來他家
喫酒以此看上了他自古道風流茶說合酒是[illegible]人

犯着這條款閻婆惜是箇風塵娼妓的性格
張三兩箇搭上了他並無半點兒情分在那宋江身上
江但若來時只把言語傷他全不兜攬他些個這宋江是
箇好漢胸襟不以這女色為念因此半月十日去走得一
遭那張三和這婆惜如膠似漆夜去明來街坊上人也都
知了却有些風聲吹在宋江耳朵裡宋江半信不信自肚
裡尋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無心戀我我
沒來由惹氣做甚麼我只不上門便了自此有箇月不去
閻婆惜累使人來請宋江只推事故不上門去忽一日晚
間却好見那閻婆赶到縣前來叫道押司多日使人相請
好貴人難見面便是小賤人有些言語高低傷觸了押司

也看得老身薄面自教訓他與押司陪話今晚老身有緣得見押司同走一遭去宋江道我今日縣裏事務忙擺撥不開改日却來閻婆道這個使不得我女兒在家裡專望押司胡亂温顧他便了直恁地下得宋江道端的忙些個明日準來閻婆道我今晚要和你去便把宋江衣袖扯住了發話道是誰挑撥你我娘兒兩個下半世過活都靠着押司外人說的閑是閑非都不要聽他押司自做個張主我女兒但有差錯都在老身身上押司胡亂去走一遭宋江道你不要纏我的事務分撥不開在這里閻婆道押司便慢了些公事知縣相公不到得便責罰你這回錯過次難逢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到家裡自有話訴

江是個快性的人乞那婆子纏不過便道你放了便了閻婆道押司不要跑了去老人家赶不上宋江道正恁地這等兩個厮跟着來到門前有詩爲証

酒不醉人人自醉　花不迷人人自迷　直饒今日能知悔　何不當初莫去爲

宋江立住了脚閻婆把手一攔說道押司來到這里終不成不入去了宋江進到裡面凳子上坐了那婆子是乖的自古道老虔婆如何出得他手只怕宋江走去便幇在身邊坐了叫道我兒你心愛的三郎在這里那閻婆惜倒在牀上對着盞孤燈正在没可尋思處只等這小張三來聽得娘叫道你的心愛的三郎在這里那婆娘只道是張三

郎慌忙起來把頭掠一掠雲髻口裡喃喃的罵道這短命
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兩個耳刮子着飛也似跑下樓來
就隔子眼裡張時堂前琉璃燈却明亮照見是宋江那婆
娘復翻身再上樓去了依前倒在牀上閻婆聽得女兒脚
步下樓來了又聽得再上樓去了婆子又叫道我兒你的
三郎在這里怎地倒走了去那婆惜在牀上應道這屋裡
不遠他不會來他又不瞎如何自不上來直等我來迎接
他沒了當絮絮聒聒地閻婆道這賊人真個望不見押司
來氣苦了恁地說也好教押司受他兩句兒婆子笑道押
司我同你上樓去宋江聽了那婆娘說這幾句心裏自有
五分不自在被這婆子一扯勉強只得上樓去本是一

可刪

開六椽樓屋前半間安一副春臺卓凳後半間鋪着
卧房裏安一張三面棱花的牀兩邊都是欄干上挂着一頂
紅羅幔帳側首放個衣架搭着手巾這邊放着箇洗手盆
一張金漆桌子上放一箇錫燈臺邊廂兩個杌子正面壁
上掛一幅士女對牀排着四把一字交椅宋江來到樓上
閻婆便拖入房裡去宋江便望杌子上朝着牀邊坐了閻
婆就牀上拖起女兒來說道押司在這里我兒你只是性
氣不好把言語傷觸了他惱得押司不上門閒時却在家
裡思量我如今不容易請得他來你却不起來陪句話兒
顛倒使性婆惜把手托開說那婆子你做甚麼這般鳥亂
我又不曾做了歹事他自不上門教我怎地陪話宋江聽

了也不做聲婆子便掇過一把交椅在宋江肩下便推他女兒過來說道你且和三郎坐一坐不陪話便罷不要焦燥你兩個多時不見也說一句有情的話兒那婆娘那里肯過來便去宋江對面坐了宋江低了頭不做聲婆子看女兒時也別轉了臉閻婆道沒酒沒漿做甚麼道場老身有一瓶兒好酒在這里買些果品來與押司陪話我兒你相陪押司坐地不要怕羞我便來也宋江自尋思道我吃這婆子釘住了脫身不得等他下樓去我隨後也走了那婆子瞧見宋江要走的意思出得房門去門上却有屈戌便把房門拽上將屈戌搭了宋江暗忖道那虔婆倒先算了我且說閻婆下樓來先去竈前點起個燈竈裡

着一鍋腳湯再轉上些柴頭拏了些碎銀子出巷口
得些時新果子鮮魚嫩雞肥鮓之類歸到家中都把盤子
盛了取酒傾在盆裏舀半鏇子在鍋裏盪熱了傾在酒壺
裏收拾了數盤菜蔬三隻酒盞三雙筯一桶盤托上樓來
放在春臺上開了房門搬將入來擺在卓子上看宋江時
只低着頭看女兒時也朝着別處閻婆道我兒起來把盞
酒婆惜道你們自吃我不耐煩婆子道我爺娘手裡從小
兒慣了你性兒別人面上須使不得婆惜道不把盞便怎
地我終不成飛劒來取了我頭那婆子倒笑起來說道又
是我的不是了押司是個風流人物不和你一般見識你
不把酒便罷且回過臉來吃盞兒酒婆惜只不回過頭來

那婆子自把酒來勸宋江宋江勉意吃了一盞婆子道押司莫要見責閑話都打疊起明日慢慢告訴外人見押司在這里多少乾熱的不怯氣胡言亂語放屁辣臊押司都不要聽且只顧飲酒篩了三盞在桌子上說道我兒不要使小孩兒的性胡亂喫一盞酒婆惜道沒得只顧纏我我飽了喫不得閻婆道我兒你也陪侍你的三郎喫盞酒使得婆惜一頭聽了一面肚裡尋思我只心在張三身上兀誰奈煩相伴這廝若不把他灌得醉了他必來纏我婆惜只得勉意拏起酒來喫了半盞婆子笑道我兒只是焦燥且開懷喫兩盞兒睡押司也滿飲幾杯宋江被他勸不過連飲了三五盞婆子也連連飲了幾盞再下樓去燙　那

婆子見女兒不吃酒心中不悅纔見女兒回心吃酒歡喜道若是今夜兜得他住那人惱恨都忘了且又和他纏幾時却再商量婆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吃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癢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旋了大半鏇傾在注子裡爬上樓來見那宋江低着頭不做聲女兒也別轉着臉弄裙子道婆子哈哈地笑道你兩個又不是泥塑的做甚麼都不做聲押司你不合是個男子漢只得裝些溫柔說些風話兒耍宋江正沒做道理處口裡只不做聲肚裡好生進退不得閻婆惜自想道你不來采我指望老娘一似閑常時來陪你話相伴你耍笑我如今却不要那婆子喫了許多酒口裏只管夾七帶八嘈正在那裏張家

長。李。家短。白。說。綠道。有詩為証

假意虛脾卻似真　花言巧語弄精神　幾多伶俐遭他陷　死後應知拔舌根

卻有鄆城縣一箇賣糟醃的唐二哥叫做唐牛兒如常在街上只是幫閑常常得宋江齎助他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也落得幾貫錢使宋江要用他時死命向前這一日晚正賭錢輸了沒做道理處卻去縣前尋宋江逕到下處尋不見街坊都道唐二哥你尋誰這般忙唐牛兒道我喉急。了要尋孤老一地里不見他眾人道你的孤老是誰唐牛兒道便是縣裡宋押司眾人道我方纔見他和閻婆兩箇過去一路走着唐牛兒道是了這閻婆惜賊賤蟲他自和張

三兩箇打得火塊也似熱只瞞着宋押司一箇他耶不知些風聲好幾時不去了今晚必然乞那老咬蟲假意兒纏了去我正沒錢使喉急了胡亂去那里尋幾貫錢使就幫兩碗酒吃一逕逩到閻婆門前見裡面燈明門却不關入到胡梯邊聽的閻婆在樓上呵呵地笑唐牛兒捏脚捏手上到樓上板壁縫裡張時見宋江和婆惜兩個都低着頭那婆子坐在横頭桌子邊口裡七十三八十四只顧嘈唐牛兒閃將入來看着閻婆和宋江婆惜唱了三個喏立在邊頭宋江尋思道這廝來的最好把嘴望下一努唐牛兒是個乖的人便瞧科看着宋江便說道小人何處不尋過原來却在這里喫酒耍好喫得安穩宋江道莫不是縣裡

有甚麽要緊事唐牛兒道押司你怎地忘了便是早間那件公事知縣相公在廳上發作着四五替公人來下處尋押司一地裏又沒尋處相公焦燥做一片押司便可動身宋江道恁地要緊只得去便起身要下樓吃那婆子攔住道押司不要使這科段這唐牛兒捻泛過來你這精賊也瞞老娘正是魯般手裏調大斧這早晚知縣自回衙去和夫人喫酒取樂有甚麽事務得發作你這般道兒只好瞞魍魎老娘手裏說不過去唐牛兒便道眞箇是知縣相公緊等的勾當我却不會說謊閻婆道放你娘狗屁老娘一雙眼却似琉璃葫蘆兒一般却纔見押司努嘴過來叫你發科你倒不攛掇押司來我屋裏顛倒打抹他去常言道

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這婆子跳起身來便把那唐牛兒劈頸子只一叉浪浪蹌蹌直從房裡叉下樓來唐牛兒道你做甚麼便叉我婆子喝道你不曉得破人買賣衣飯如殺父母妻子你高做聲便打你這賊乞丐唐牛兒鑽將過來道你打這婆子乘着酒興叉開五指去那唐牛兒臉上連打兩掌直攧出簾子外去婆子便扯簾子撇放門背後却把兩扇門關上拏拴拴了口裡只顧罵那唐牛兒吃了這兩掌立在門前大叫道賊老咬蟲不要慌我不看宋押司面皮教你這屋裡粉碎教你雙日不着單日着我不結果了你不姓唐拍着胸大罵了去婆子再到樓上看着宋江道押司沒事采那乞丐做甚麼那厮一地里去搪酒吃只是

搬是搬非這等倒街臥巷的橫死賊也來上門上戶欺負人宋江是箇真實的人吃這婆子一篇道着了真病倒抽身不得婆子道押司不要心裡見責老身只恁地知重得了我兒和押司只吃這杯我猜着你兩箇多時不見以定要早睡收拾了罷休婆子又勸宋江喫兩杯收拾杯盤下樓來自去竈下去宋江在樓上自肚裏尋思說這婆子女兒和張三兩箇有事我心裡半信不信眼裏不曾見真實待要去來只道我村兒且夜深了我只得權睡一睡且看這婆娘怎地今夜與我情分如何只見那婆子又上樓來說道夜深了我叫押司兩口兒早睡那婆娘應道不干你事你自去睡婆子笑下樓來口裡道押司安置今夜多歡

明日慢慢地起婆子下樓來收拾了竈上洗了脚手吹滅燈自去睡了却說宋江坐在杌子上只指望那婆娘似比先時先來偎倚陪話胡亂又將就幾時誰想婆惜心裏尋思道我只思量張三吃他攪了却似眼中釘一般那廝倒直指望我一似先時前來下氣老娘如今却不要耍只見說撑船就岸幾曾有撑岸就船你不來采我老娘倒落得看官聽說原來這色最是怕人若是他有心戀你時身上便有刀劒水火也攔他不住他也不怕若是他無心戀你時你便身坐在金銀堆裡他也不采你常言道佳人有意村夫俏紅粉無心浪子村宋江明是箇勇烈大丈夫爲女色的手段却不會這閻婆惜被那張三小意兒百依百隨

輕憐重惜賣俏迎姦引亂這婆娘的心如何肯戀宋江當夜兩箇在燈下坐着對面都不做聲各自肚裏躊躇却似等泥乾掇入廟看看天色夜深只見窻上月光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窻斜月映寒光透戶凉風吹夜氣雁聲嘹喨孤眠才子夢魂驚蛩韻淒凉獨宿佳人情緒苦譙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催別院寒砧千搗將殘千搗起畫簷間叮噹鐵馬敲碎旅客孤懷銀臺上閃爍清燈偏照離人長嘆貪淫妓女心如鐵仗義英雄氣似虹

當下宋江坐在杌子上睃那婆娘時復地嘆口氣約莫也是二更天氣那婆娘不脫衣裳便上牀去自倚了綉枕紐

過身朝裡壁自睡了宋江看了尋思道可柰這賤人全不采我些箇他自睡了我今日吃這婆子言來語去央了幾杯酒打熬不得夜深只得睡了罷把頭上巾幘除下放在卓子上脫下上蓋衣裳搭在衣架上腰裡解下鑾帶上有一把壓衣刀和招文袋却掛在牀邊欄干子上脫去了絲鞋淨襪便上牀去那婆娘脚後睡了半箇更次聽得婆惜在脚後冷笑宋江心裡氣悶如何睡得着自古道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看看三更交半夜酒却醒了捱到五更宋江起來面桶裡洗了臉便穿了上蓋衣裳帶了巾幘口裡罵道你這賊賤人好生無禮婆惜也不曾睡着聽得宋江罵時紐過身回道你不羞這臉宋江忿那口氣便下樓

來閻婆聽得脚步響便在牀上說道押司且睡歇等天明去没來由起五更做甚麼宋江也不應只顧來開門婆子又道押司出去時與我拽上門宋江出得門來就拽上了忿那口氣没出處一直要奔回下處來却從縣前過見一碗燈明看時却是賣湯藥的王公來到縣前赶早市那老兒見是宋江來慌忙道押司如何今日出來得早宋江道便是夜來酒醉錯聽更鼓王公道押司必然傷酒且請一盞醒酒二陳湯宋江道最好就凳上坐了那老子濃濃地奉一盞二陳湯遞與宋江喫宋江喫了驀然想起道如常喫他的湯藥不曾要我還錢我舊時曾許他一具棺材不曾與得他想起前日有那晁蓋送來的金子受了他一條

好關目

在招文袋裡何不就與那老兒做棺材錢教他歡喜宋江便道王公我日前曾許你一具棺木錢一向不曾把得與你今日我有些金子在這里把與你你便可將去陳三郎家買了一具棺材放在家裡你百年歸壽時我却再與你些送終之資若何王公道恩主如常覷老漢又蒙與終身壽具老子今世報答不得押司後世做驢做馬報荅官人宋江道休如此說便揭起背子前襟去取那招文袋時吃了一驚道苦也昨夜正忘在那賤人的牀頭欄干子上我一時氣起來只顧走了不曾繫得在腰裡這幾兩金子直得甚麼須有晁蓋寄來的那一封書包着這金我本是在酒樓上劉唐前燒毀了他回去說時只道我不把他來爲

念正要將到下處來燒又誰想王婆布施棺材就成了這件事一向蹉跎忘了昨夜曉正記起來又不曾燒得却被這閻婆纏將我去因此忘在這賤人家裡牀頭欄干子上我時常見這婆娘看些曲本頗識幾字若是被他拏了到是利害便起身道阿公休怪不是我說謊只道金子在招文袋裡不想出來得忙忘了在家我去取來與你王公道休要去取明日慢慢的與老漢不遲宋江道阿公你不知道我還有一件物事做一處放着以此要去取宋江慌慌急急遂回閻婆家裡來正是

合是英雄命運乖　遺前忘後可憐哉　循環莫謂天無意　醞釀原知禍有胎

且說這閻婆惜聽得宋江出門去了扒將起來口裡自言語道那廝攪了老娘一夜睡不着那廝舍臉只指望老娘陪氣下情我不信你老娘自和張三過得好誰奈煩采你你不上門來倒好口裡說着一頭鋪被脫下上截襖兒解了下面裙子袒開胸前脫下截襯衣牀面前燈却明亮照見牀頭欄干子上拖下條紫羅鑾帶婆惜見了笑道黑三那廝乞喫不盡忘了鑾帶在這裡老娘且捉了把來與張三繫便用手去一提提起招文袋和刀子來只覺袋裡有些重便把手抽開望桌子上只一抖正抖出那包金子和書來這婆娘拏起來看時燈下照見是黃黃的一條金子婆惜笑道天教我和張三買物事喫這幾日我見張三瘦

了我也正要買些東西和他將息將金子放下却把那紙書展開來燈下看時上面寫着晁蓋并許多事務婆惜道好呀我只道吊桶落在井裡原來也有井落在吊桶裡我正要和張三兩箇做夫妻單單只多你這廝今日也撞在我手裡原來你和梁山泊强賊通同往來送一百兩金子與你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就把這封書依原包了金子還插在招文袋裡不怕你教五聖來攝了去正在樓上自言自語只聽得樓下呀地門響婆子問道是誰宋江道是我婆子道我說早哩押司却不信要去原來早了又回來且再和姐姐睡一睡到天明去宋江也不回話一逕奔上樓來那婆娘聽得是宋江回來慌忙把鑾帶刀子

招文袋一發捲做一塊藏在被裡緊緊地靠了牀裡壁只做齁齁假睡着宋江撞到房裡逕去牀頭欄干上取時却不見了宋江心內自慌只得忍了昨夜的氣把手去搖那婦人道你看我日前的面還我招文袋那婆惜假睡着只不應宋江又搖道你不要急燥我自明日與你陪話婆惜道老娘正睡哩是誰攪我宋江道你曉的是我假做甚麼婆惜扭轉身道黑三你說甚麼宋江道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道你在那裡交付與我手裡却來問我討宋江道忘了在你脚後小欄干上這裡又沒人來只是你收得婆惜道呸你不見鬼來宋江道夜來是我不是了明日與你陪話你只還了我罷休要作耍婆惜道誰和你作耍我不曾

收得宋江道你先前不曾脫衣裳睡如今盡着被子睡以定是起來鋪被時拿了婆惜只是不與正是

雨意雲情兩罷休　無端懊惱觸心頭　重來欲索招文袋　致使鴛幃血漫流

只見那婆惜柳眉踢竪星眼圓睜說道老娘拿是拿了只是不還你你使官府的人便拿我去做賊斷宋江道我須不曾冤你做賊婆惜道可知老娘不是賊哩宋江見這話心裡越慌便說道我須不曾歹看承你娘兒兩箇還了我罷我要去幹事婆惜道閑常也只嗔老娘和張三有事他有些不如你處也不該一刀的罪犯不强似你和打劫賊通同宋江道好姐姐不要叫鄰舍聽得不是耍處婆惜道

你怕外人聽得你莫做不得這封書老娘牢牢地收着若要饒你時只依我三件事便罷宋江道休說三件事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婆惜道只怕依不得宋江道當行即行敢問那三件事閻婆惜道第一件你可從今日便將原典我的文書來還我再寫一紙任從我改嫁張三並不敢再來爭執的文書宋江道這箇依得婆惜道第二件我頭上帶的我身上穿的家裡使用的雖都是你辦的也委一紙文書不許你日後來討宋江道這箇也依得閻婆惜道只怕你第三件依不得宋江道我已兩件都依你緣何這件依不得婆惜道有那梁山泊晁蓋送與你的一百兩金子快把來與我我便饒你這一場天字第一號官司還你這

招文袋裡的款狀宋江道那兩件到都依得這一百兩金子果然送來與我我不肯受他的依前教他把了回去若端的有時雙手便送與你婆惜道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見錢如蠅子見血他使人送金子與你你豈有推了轉去的這話却似放屁做公人的那箇猫兒不喫腥閻羅王面前須没放回的鬼你待瞞誰便把這一百兩金子與我直得甚麼你怕是賊贓時快溶過了與我宋江道你也須知我是老實的人不會說謊你若不信限我三日我將家私變賣一百兩金子與你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冷笑道你這黑三倒乖把我一似小孩兒般捉弄我便先還了你招文袋這封書歇三日却問你討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討挽歌

郎錢我這里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你快把來兩相交割宋江道果然不曾有這金子婆惜道明朝到公廳上你也說不曾有這金子宋江聽了公廳兩字怒氣直起那里按納得住睜着眼道你還也不還那婦人道你恁地很我便還你不迭宋江道你真個不還婆惜道不還再饒你一百個不還若要還時在鄆城縣還你宋江便來扯那婆惜蓋的被婦人身邊却有這件物倒不顧被兩手只緊緊地抱住胸前宋江扯開被來却見這鑾帶頭正在那婦人胸前拖下來宋江道原來却在這里一不做二不休兩手便來奪那婆娘那里肯放宋江在牀邊捨命的奪婆惜死也不放宋江恨命只一拽倒拽出那把壓衣刀子在席上宋江便搶

好駁民

高是宋人時第一件件好處

在手裡那婆娘見宋江搶刀在手叫黑三郎殺人也只這一聲提起宋江這個念頭來那一肚皮氣正沒出處婆惜却叫第二聲時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去那婆惜顙子上只一勒鮮血飛出那婦人兀自吼哩宋江怕他不死再復一刀那顆頭伶伶仃仃落在枕頭上但見

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緊閉星眸直挺挺屍橫席上半開檀口濕津津頭落枕邊小院初春大雪壓枯金線柳寒生庾嶺狂風吹折玉梅花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紅粉不知歸何處芳魂今夜落誰

家

宋江一時怒氣殺了閻婆惜取過招文袋抽出那封書來便就殘燈下燒了繫上鑾帶走出樓來那婆子在下面睡聽他兩口兒論口倒也不着在意里只聽得女兒叫一聲黑三郎殺人也正不知怎地慌忙跳起來穿了衣裳奔上樓來却好和宋江打箇胸廝撞閻婆問道你兩口兒做甚麼鬧宋江道你女兒忒無禮被我殺了婆子笑道却是甚話便是押司生的眼兒又酒性不好專要殺人押司休取笑老身宋江道你不信時去房裡看我真箇殺了婆子道我不信推開房門看時只見血泊裏挺着屍首婆子道苦也却是怎地好宋江道我是烈漢一世也不走隨你要怎

地婆子道這賤人果是不好押司不錯殺了只是老身無
人養贍宋江道這箇不妨既是你如此說時你却不用憂
心我家豈無珍羞百味只教你豐衣足食便了快活過半
世閻婆道恁地時却是好也深謝押司我女兒死在牀上
怎地斷送宋江道這箇容易我去陳三郎家買一具棺材
與你仵作行人入殮時我自分付他來我再取十兩銀子
與你結果婆子謝道押司只好趁天未明時討具棺材盛
了鄰舍街坊都不要見影宋江道也好你取紙筆來我寫
個批子與你去取閻婆道批子也不濟事須是押司自去
取便肯早早發來宋江道也說得是兩箇下樓來婆子去
房裡拿了鎖鑰出到門前把門鎖了帶了鑰匙宋江與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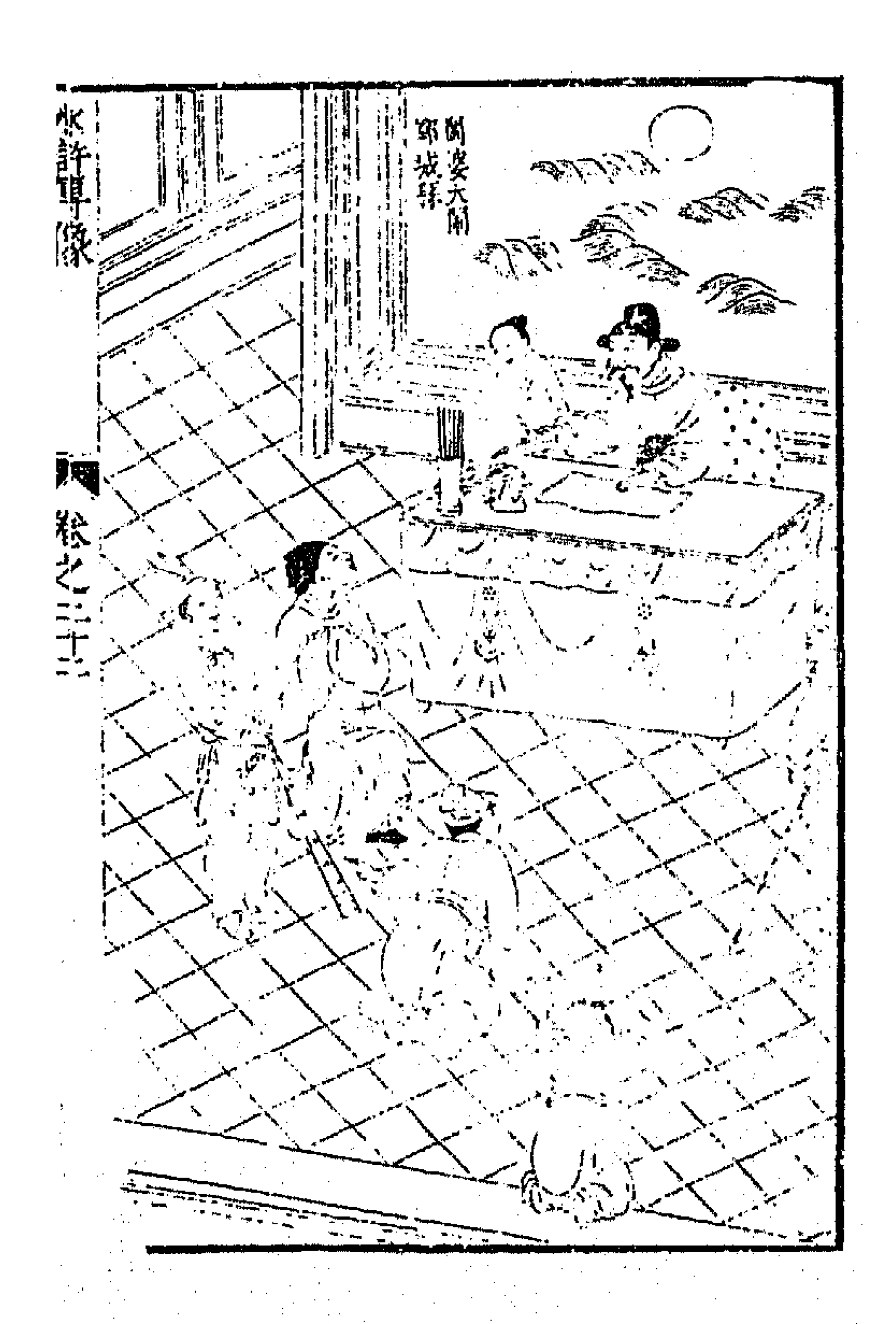
婆兩箇投縣前來此時天色尚早未明縣門却纔開那婆子約莫到縣前左側把宋江一把結住發喊叫道有殺人賊在這里嚇得宋江慌做一團連忙掩住口道不要叫那里掩得住縣前有幾箇做公的走將攏來看時認得是宋江便勸道婆子閉嘴押司不是這般的人有事只消得好說閻婆道他正是兇首與我捉住同到縣裡原來宋江為人最好上下愛敬滿縣人沒一個不讓他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拿他又不信這婆子說正在那里沒個解救却好唐牛兒托一盤子洗淨的糟薑來縣前赶趁正見這婆子結扭住宋江在那里叫冤屈唐牛兒見是閻婆一把紐結住宋江想起昨夜的一肚子鳥氣來便把盤子放在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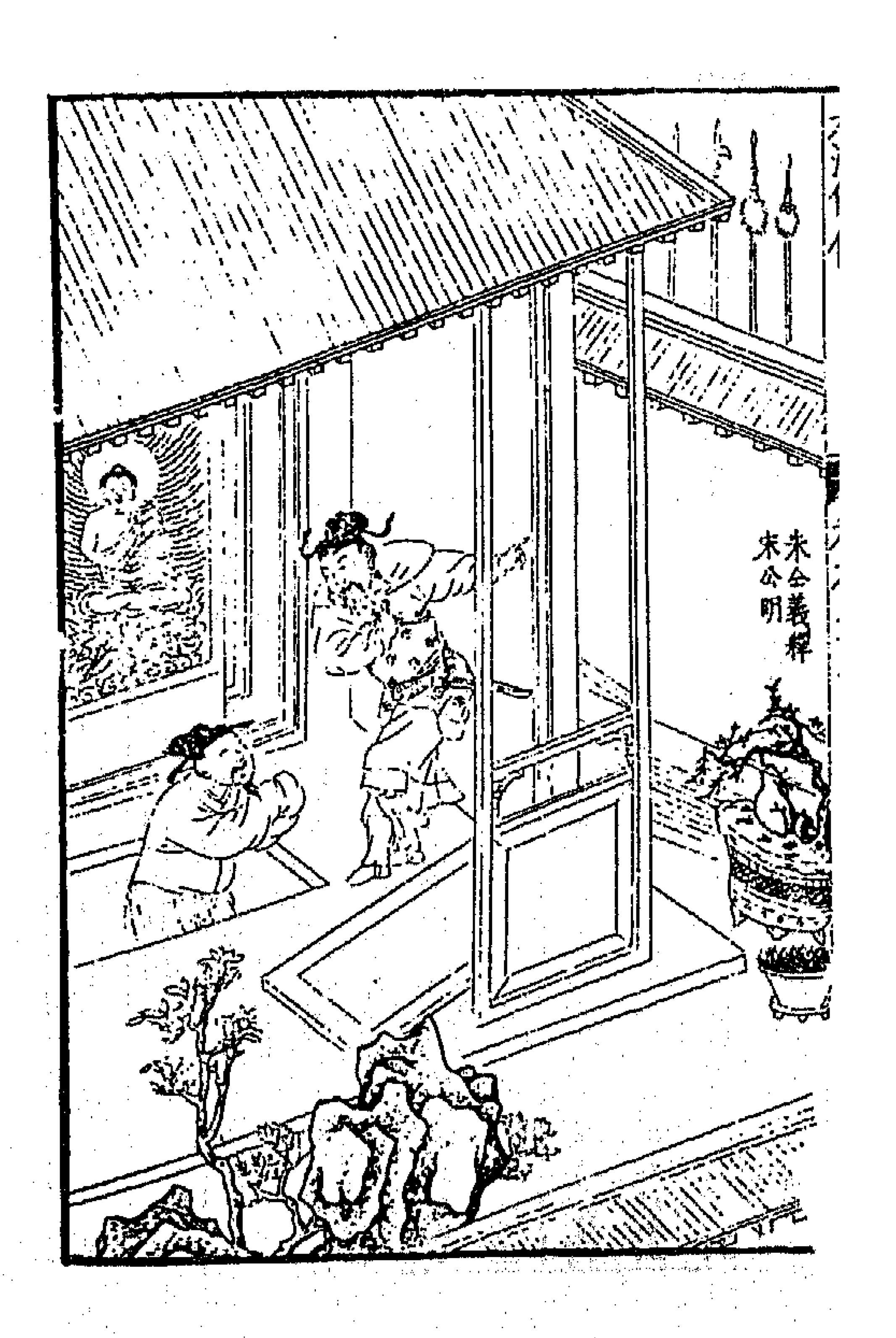
藥的老王殁子上鎖將過來喝道老賊蟲你做甚麽結紐住押司婆子道唐二你不要來打奪人去要你償命也唐牛兒大怒那里聽他說把婆子手一拆拆開了不問事由叉開五指去閻婆臉上只一掌打個滿天星那婆子昏撒了只得放手宋江得脫往閙裡一直走了婆子便一把却結紐住唐牛兒叫道宋押司殺了我的女兒你却打奪去了唐牛兒慌道我那里得知閻婆叫道上下替我捉一捉殺人賊則箇不時須要帶累你們衆做公的只碍宋江面皮不肯動手拿唐牛兒時須不擔閑衆人向前一箇帶住婆子三四箇拿住唐牛兒把他横拖倒拽直推進鄆城縣裡來古人云禍福無門惟人自招披麻救火惹焰燒身正

是三寸舌爲誅命劍一張口是葬身坑畢竟唐ㄥ兒被閻婆結住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曰此回文字逼真化工肖物摩寫宋江閻婆惜并閻婆處不惟能畫眼前且畫心上不惟能畫心上且并畫意外顧虎頭吳道子安得到此至其中轉轉関目恐施羅二君亦不自料到此余謂断有鬼神助之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一


閙安天閙
鄆城縣


朱仝義釋
宋公明

佳句。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二

第二十二回

閻婆大鬧鄆城縣　朱仝義釋宋公明

詩曰

為戀煙花起禍端　閻婆口狀去經官　若非俠士行仁愛　定使圖扉鎖鳳鸞　四海英雄思慷慨　一腔忠義動衣冠　九原難忘朱仝德　千古高名逼斗寒

話說當時眾做公的拏住唐牛兒解進縣裡來知縣聽得有殺人的事慌忙出來陞廳眾做公的把這唐牛兒簇擁在廳前知縣看時只見一箇婆子跪在左邊一箇漢子跪在右邊知縣問道甚麼殺人公事婆子告道老身姓閻有

箇女兒喚做婆惜典與宋押司做外宅昨夜晚間我女兒
和宋江一處喫酒這箇唐牛兒一逕來尋鬧叫罵出門鄰
里盡知今早宋江出去走了一遭回來把我女兒殺了老
身結扭到縣前這唐二又把宋江打奪了去告相公做主
知縣道你這廝怎敢打奪了兇身唐牛兒告道小人不知
前後因依只因昨夜去尋宋江搪碗酒吃被這閻婆叉小
人出來今早小人自出來賣糟薑遇見閻婆結扭宋押司
在縣前小人見了不合去勸他他便走了卻不知他殺死
他女兒的緣由知縣喝道胡說宋江是箇君子誠實的人
如何肯造次殺人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左右在那
里便喚當廳公吏當下轉上押司張文遠來看了見說閻

好一商明白公道底知縣

婆告宋江殺了他女兒正是我的表子隨即取了各人口詞就替閻婆寫了狀子疊了一宗案便喚當地坊仵作行人并地廂里正鄰佑一干人等來到閻婆家開了門取屍首登場檢驗了身邊放着行兇刀子一把當日再三看驗得係是生前項上被刀勒死衆人登場了當屍首把棺木盛了寄放寺院裡將一干人帶到縣裡知縣却和宋江最好（好知縣）有心要出脫他只把唐牛兒來再三推問唐牛兒供道小人並不知前後知縣道你這廝如何隔夜去他家鬧以定是你殺了唐牛兒告道小人一時撞去掂碗酒喫知縣道胡說且把這廝捆翻了打這廝左右兩邊狠虎一般公人把這唐牛兒一索捆翻了打到三五十前後語言一般知

人但知張文遠怖巴不知實是鼓法

縣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來勘問且叫取一面枷來釘了禁在牢裡那張文遠上廳來禀道雖然如此見有刀子是宋江的壓衣刀可以去拿宋江來對問便有下落知縣吃他三回五次來禀遮掩不住只得差人去宋江下處捉拿宋江已自在逃去了只拿得幾家鄰人來回話兇身宋江在逃不知去向張文遠又禀道犯人宋江逃去他父親宋太公并兄弟宋清見在宋家村居住可以勾追到官責限比捕跟尋宋江到官理問　縣本不肯行移只要朦朧做在唐牛兒身上日後自慢慢地出他怎當這張文遠立主文案唆使閻婆上廳只管來告知縣情知阻當不住只得押紙公文差三兩箇做公的去宋家庄勾

追宋太公并兄弟宋清公人領了公文來到宋家村宋太公莊上太公出來迎接至草廳上坐定公人將出文書遞與太公看了宋太公道上下請坐容老漢告禀老漢祖代務農守此田園過活不孝之子宋江自小忤逆不肯本分生理要去做吏百般說他不從因此老漢數年前本縣官長處告了他忤逆出了他籍不在老漢戶內人數他自在縣裡住居老漢自和孩兒宋清在此荒村守些田畝過活他與老漢水米無交並無干涉老漢也怕他做出事來連累不便因此在前官手裡告了執憑文帖在此存照老漢取來敎上下看衆公人都是和宋江好的明知道這箇是預先開的門路苦死不肯做冤家衆人回說道太公既有

執憑把將來我們看抄去縣裡回話太公隨即宰殺些雞鵝置酒管待了衆人賫發了十數兩銀子取出執憑公文教他衆人抄了衆公人相辭了宋太公自回縣去回知縣的話說道宋太公三年前出了宋江的籍告了執憑文帖見有抄白在此難以勾捉知縣又是要出脫宋江的便道旣有執憑公文他又別無親族可以出一千貫賞錢行移諸處海捕捉拿便了那張三又挑唆閻婆去廳上披頭散髮來告道宋江以是宋淸隱藏在家不令出官相公如何不與老身做主去拏宋江知縣喝道他父親已自三年前告了他忤逆在官出了他籍見有執憑公文存照如何拏得他父親兄弟來比捕閻婆告道相公誰不知道他叫做

是

孝義黑三郎這執憑是箇假的只是相公做主則箇知縣道胡說前官手裡押的印信公文如何是假的閻婆在廳下叫屈叫苦哽哽咽咽地假哭告相公道人命大如天若不肯與老身做主時只得去州裏告狀只是我女兒死得甚苦那張三又上廳來替他稟道相公不與他行移拏人時這閻婆上司去告狀倒是利害詳議得本縣有弊倘或來提問時小吏難去回話知縣情知有理只得押了一紙公文便差朱仝雷橫二都頭當廳發落你等可帶多人去宋家村宋大戶莊上搜捉犯人宋江來朱雷二都頭領了公文便來點起土兵四十餘人逕奔宋家莊上來宋太公得知慌忙出來迎接朱仝雷橫二人說道太公休怪我們

上司差遣蓋不由已你的兒子押司見在何處宋太公道兩位都頭在上我這逆子宋江他和老漢並無干涉前官手裡已告開了他見告的執憑在此已與宋江三年多各戶另籍不同老漢一家過活亦不曾回莊上來朱仝道然雖如此我們憑書請客奉帖勾人難憑你說不在莊上你等我們搜一搜看好去回話便叫土兵三四十人圍了莊院我自把定前門雷都頭你先入去搜雷橫便入進裏面莊前莊後搜了一遍出來對朱仝說道端的不在莊裏朱仝道我只是放心不下雷都頭你和眾弟兄把了門我親自細細地搜一遍宋太公道老漢是識法度的人如何敢藏在莊裏朱仝道這個是人命的公事你卻嗔怪我們不

得太公道都頭尊便自細細地去搜朱仝道雷都頭你監著太公在這裡休教他走動朱仝自進莊裡把朴刀倚在壁邊把門來拴了走入佛堂内去把供牀拖在一邊揭起那片地板來板底下有條索頭將索子頭只一拽銅鈴一聲響宋江從地窨子裡鑽將出來見了朱仝吃那一驚朱仝道公明哥哥休怪小弟今來捉你閒常時和你最好有的事都不相瞞一日酒中兄長曾說道我家佛座底下有箇地窨子上面放着三世佛佛堂内有片地板蓋着上面設着供牀你有些緊急之事可來那裡躲避小弟那時聽說記在心裡今日本縣知縣差我和雷横兩箇來時無奈何要瞞生人眼目相公也有覷兄長之心只是被張三和

這婆子在廳上發言發語道不縣不做主時定要在州裡
告狀因此上又差我兩箇來捜你莊上我只怕雷橫執着
不會週全人倘或見了兄長沒箇做圓活處因此小弟賺
他在莊前一逕自來和兄長說話此地雖好也不是安身
之處倘或有人知得來這里捜着如之奈何宋江道我也
自這般尋思若不是賢兄如此週全宋江定遭縲絏之厄
朱仝道休如此說兄長却投何處去好宋江道小可尋思
有三箇安身之處一是滄州橫海郡小旋風柴進莊上二
乃是青州清風寨小李廣花榮處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
莊上他有兩箇孩兒長男叫做毛頭星孔明次子叫做獨
火星孔亮多曾來縣裡相會那三處在這里躊躇未定不

好箇都頭只管做自家人情耶做了人情知王法何

知投何處去好朱仝道兄長可以作急尋思當行即行今晚便可動身勿請遲延自悞宋江道上下官司之事全望兄長維持金帛使用只顧來取朱仝道這事放心都在我身上兄長只顧安排去路宋江謝了朱仝再入地窨子去朱仝依舊把地板蓋上還將供牀壓了開門拿朴刀出來說道眞箇沒在莊裏叫道雷都頭我們只拏了宋太公去如何雷横見說要拿宋太公去尋思朱仝那人和宋江最好地怎地顛倒要拏宋太公這話以定是反說他若再提起我落得做人情朱仝雷横叫攏士兵都入草堂上來宋太公慌忙置酒管待衆人朱仝道休要安排酒食且請太公和四郎同到本縣裏走一遭雷横道四郎如何不見宋

太公道老漢使他去近村打些農器不在庄裡宋江那廝自三年已前把這逆子告出了戶見有一紙執憑公文在此存照朱仝道如何說得過我兩箇奉着知縣台旨叫拿你父子二人自去縣裡回話雷橫道朱都頭你聽我說宋押司他犯罪過其中必有緣故殺了這箇婆娘也未便該死罪既然太公已有執憑公文係是印信官文書又不是假的我們看宋押司日前交往之面權且擔負他些箇只抄了執憑去回話便了朱仝尋思道我自反說要他不疑朱仝道既然兄弟這般說了我沒來由做甚麼惡人宋太公謝了道深相感二位都頭相覷隨即排下酒食犒賞衆人將出二十兩銀子送與兩位都頭朱仝雷橫堅執不受

把來散與衆人四十箇土兵分了抄了一張執憑公文相別了宋太公離了宋家村朱雷二位都頭自引了一行人回縣去了縣裡知縣正值陞廳見朱仝雷橫回來了便問緣由兩箇禀道莊前莊後四圍村坊搜遍了二次其實沒這箇人宋太公臥病在牀不能動止早晚臨危宋清已自前月出外未回因此只把執憑抄白在此知縣道既然如此一面申呈本府一面動了一紙海捕文書不在話下縣裡有那一等和宋江好的相交之人都替宋江去張三處說開那張三也耐不過衆人面皮因此也只得罷了朱仝自轉些錢物把與閻婆教不要去州裡告狀這婆子也得了些錢物沒奈何只得依允了朱仝又將若干銀兩教人

上州裏去使用文書不要駁將下來又得知縣一力主張出一千貫賞錢行移開了一個海捕文書只把唐牛兒問做成個故縱兇身在逃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干連的人盡數保放寧家這是後話有詩為証

為誅紅粉便逋逃　地窨藏身計亦高　不是朱家施意氣　英雄准擬入天牢

且說宋江他是個莊農之家如何有這地窨子原來故宋時為官容易做吏最難為甚的為官容易皆因只是那時朝廷奸臣當道讒佞專權非親不用非財不取為甚做吏最難那時做押司的但犯罪責輕則刺配遠惡軍州重則抄扎家產結果了殘生性命以此預先安排下這般去處

縣身又恐連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戶另居官給執憑公文存照不相來往却做家私在冗裡宋時多有這般筭的且說宋江從地窨子出來和父親兄弟商議今番不是朱仝相覷須吃官司此恩不可忘報如今我和兄弟兩箇且去逃難天可憐見若遇寬恩大赦那時回來父子相見安家樂業父親可使人情暗地送些金銀去與朱仝處央他上下使用及資助閻婆些少免得他上司去告擾官府太公道這事不用你憂心你自和兄弟宋清在路小心若到了彼處那里使箇得托的人寄封信來宋江宋清收拾了動身原來這宋清滿縣人都叫他做鐵扇子當晚弟兄兩箇拴束包裹到四更時分起來洗漱

了早飯兩箇打扮動身宋江戴着白范陽氊笠兒上穿白叚子衫繫一條梅紅縱線縧下面纏脚絣襯着多耳麻鞋宋清做伴當打扮背了包裹都出草廳前拜辭了父親宋太公三人灑淚不住太公分付道你兩箇前程萬里休得煩惱宋江宋清却分付大小莊客小心看家早晚慇懃伏侍太公休教飲食有缺弟兄兩箇各跨了一口腰刀都拿了一條朴刀逕出離了宋家村兩箇取路登程五里單牌十里雙牌都不在話下正遇着秋末冬初天氣但見

柄柄芰荷枯　葉葉梧桐墜　蛩吟腐草中　鴈落平沙池　細雨濕楓林　霜重寒天氣　不是路行人怎諳秋滋味

話說宋江弟兄兩箇行了數程在路上思量道我們却投
奔兀誰的是宋清荅道我只聞江湖上人傳說滄州橫海
郡柴大官人名字說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只不曾拜
識何不只去投奔他人都說仗義疎財專一結識天下好
漢救助遭配的人是箇見世的孟嘗君我兩箇只投奔他
去宋江道我也心裡是這般思想他雖和我常常書信來
往無緣分上不曾得會兩箇商量了逕望滄州路上來途
中免不得飢飡渴飲夜住曉行登山涉水過府衝州但凡
客商在路早晚安歇有兩件事免不得喫癩碗睡死人牀
且把閑話提過只說正話宋江弟兄兩箇不則一日來到
滄州界分問人道柴大官人莊在何處問了地名一逕投

莊前來便問莊客柴大官人在莊上也不莊客答道大官人在東莊上收租米不在莊上宋江便問此間到東莊有多少路莊客道有四十餘里宋江道從何處落路去莊客道不敢動問二位官人高姓宋江道我是鄆城縣宋江的便是莊客道莫不是及時雨宋押司麼宋江道便是莊客道大官人如常說大名只怨悵不能相會既是宋押司時小人領去莊客慌忙便領了宋江宋清逕投東莊來沒三個時辰早來到東莊宋江看時端的好一所莊院十分幽雅但見

門迎闊港後靠高峰數千株槐柳疎林三五處招賢客館深院內牛羊騾馬芳塘中鳧鴨雞鵞仙鶴庭前戲躍

文禽院內優游，疎財仗義人間今見孟嘗君濟困扶傾
賽過當時孫武子正是家有餘糧雞犬飽戶無差役子
孫閑
當下莊客引領宋江來至東莊便道二位官人且在此亭
上坐一坐待小人去通報大官人出來相接宋江道好自
和宋清在山亭上倚了朴刀解下腰刀歇了包裹坐在亭
子上那莊客入去不多時只見那座中間莊門大開柴大
官人引着三五箇伴當慌忙跑將出來亭子上與宋江相
見柴大官人見了宋江拜在地下口稱道端的想殺柴進
天幸今日甚風吹得到此大慰平生渴仰之念多幸多幸
宋江也拜在地下荅道宋江疎頑小吏今日特來相投柴

進扶起宋江來口裡說道昨夜燈花報今早喜鵲噪不想
却是貴兄來滿臉堆下笑來宋江見柴進接得意重心裡
甚喜便喚兄弟宋清也來相見了柴進喝叫伴當收拾了
宋押司行李在後堂西軒下歇處柴進携住宋江的手入
到裡面正廳上分賓主坐定柴進道不敢動問聞知兄長
在鄆城縣勾當何如得暇來到荒村弊處宋江答道久聞
大官人大名如雷灌耳雖然節次收得華翰只恨賤役無
閑不能勾相會今日宋江不才做出一件沒出豁的事來
弟兄二人尋思無處安身想起大官人仗義疎財特來投
奔柴進聽罷笑道兄長放心遮莫做下十惡大罪既到弊
莊但不用憂心不是柴進誇口任他捕盜官軍不敢正眼

兒覷着小莊宋江便把殺了閻婆惜的事一一告訴了一
遍柴進笑將起來說道兄長放心便殺了朝廷的命官劫
了府庫的財物柴進也敢藏在莊裏說罷便請宋江弟兄
兩箇洗浴隨即將出兩套衣服巾幘絲鞋淨襪教宋江弟
兄兩箇換了出浴的舊衣裳兩箇洗了浴都穿了新衣服
莊客自把宋江弟兄的舊衣裳送在歇宿處柴進邀宋江
去後堂深處已安排下酒食了便請宋江正面坐地柴進
對席宋清有宋江在上側首坐了三人坐定有十數箇近
上的莊客并幾箇主管輪替着把盞伏侍勸酒柴進再三
勸宋江弟兄寬懷飲幾杯宋江稱謝不已酒至半酣三人
各訴胸中朝夕相愛之念看看天色晚了點起燈燭宋江

病起好了又不該氣了淺開目

辭道酒止柴進那里肯放直喫到初更左側宋江起身去淨手柴進喚一箇莊客點一碗燈引領宋江東廊盡頭處去淨手便道我且躲杯酒大寬轉㧞出前面廊下來俄延走着却轉到東廊前面宋江已有八分酒脚步趄了只顧踏去那廊下有一箇大漢因害瘧疾當不住那寒冷把一掀火在那里向宋江仰着臉只顧踏將去正跐着火掀柄上把那火掀裡炭火都掀在那漢臉上那漢吃了一驚驚出一身汗來自此瘧疾好了那漢氣將起來把宋江匹胸揪住大喝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消遣我宋江也吃一驚正分說不得那箇提燈籠的莊客慌忙叫道不得無禮這位是大官人的親戚客官那漢道客官客官我初來時也

是客官也曾相待的厚如今却聽莊客攛口便疎慢了我正是人無千日好花無摘下紅却待要打宋江那莊客撇了燈籠便向前來勸正勸不開只見兩三碗燈籠飛也似來柴大官人親赶到說我接不着押司如何却在這裡鬧那莊客便把跐了火掀的事說一遍柴進笑道便叫大漢你不認的這位奢遮的押司那漢道奢遮奢遮他敢比不得鄆城宋押司少些兒柴進大笑道大漢你認的宋押司不那漢道我雖不曾認的江湖上久聞他是箇及時雨宋公明且又仗義疎財扶危濟困是箇天下聞名的好漢柴進問道如何見的他是天下聞名的好漢那漢道却纔說不了他便是真大丈夫有頭有尾有始有終我如今只等

病好時便去投送他柴進道你要見他麼那漢道我可知要見他哩柴進便道大漢遠便十萬八千近便在面前柴進指着宋江便道此位便是及時雨宋公明那漢道真箇也不是宋江道小可便是宋江那漢定睛看了看納頭便拜說道我不是夢裡麼與兄長相見宋江道何故如此錯愛那漢道却纔甚是無禮萬乞恕罪有眼不識泰山跪在地下那里肯起來宋江慌忙扶住道足下高姓大名柴進指着那漢說出他姓名叫甚諱字有分教山中猛虎見時魄散魂離林下强人撞着心驚膽裂正是說開星月無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畢竟柴大官人說出那漢還是何人

且聽下回分解

李禿老曰朱仝雷橫柴進不顧王法只顧人情所以到底做了強盜若張文遠倒是執法的還是箇良民或曰知縣相公也做人情如何不做強盜曰你道知縣相公不是強盜麼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二